

真·善·美藝漫會聚2018

多樣媒材解讀畫中萬種情

藝術有着一種獨有的魅力，吸引人去探索和接觸。有人鍾情於畫畫，更把它變為職業成畫家，透過畫筆畫下內心所想，當中有的是現實的；有的是靠幻想的。畫紙上的創作空間並不受限制，可以用繽紛的色彩帶出快樂的感覺，也可以用強硬的線條帶出重點。一幅畫作，我們往往可能只花上數分鐘的時間欣賞，但作品背後畫家所花的心思，我們就可能很容易忽略了。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美婷

「真·善·美藝漫會聚2018」畫展日前於香港中央圖書館展覽館進行，展出其協會多個師生的作品，作品素材多元化，當中包括油彩、水彩、塑膠彩和混合素材等的作品。邀請了不少著名的藝術家和漫畫家參展，開幕當天已吸引眾多市民入場欣賞畫作，多元化的作品更令展覽生色不少，而藝術界的各個畫家們更在開幕禮中濟濟一堂，互相分享畫畫心得。

水彩寫生難度高

「我畫了半個世紀的畫了，五十多年了。」余錦山笑言。他是協會是次邀請參展的前輩藝術家之一，展出作品《雨後鯉魚門》和《南生圍印象》。善於繪畫寫意派水彩畫的他特別喜愛戶外寫生作品，而他是次展覽的畫作屬此類別的作品。《雨後鯉魚門》繪畫了鯉魚門三家村的海景，作品的特別之處是繪畫了雨後的景色，又因是戶外寫生作品，在雨後的環境繪畫就大大增加了難度，「下雨最麻煩是要找個擋雨的地方畫畫，而且下雨時會較難找到合適的題材，在這個時候畫畫就很考驗了。」寫生必須一次畫完，余錦山畫《雨後鯉魚門》只用了兩個多小時便完成，他表示，要特別注意顏色的使用，才能在作品中帶出合適的氣氛，「我畫畫是畫出氣氛的，四季氣候都會畫的，不同氣



畫家余錦山

候，不同季節都會用不同顏色的，例如下雨的時候所用的顏色也較灰沉。」

余錦山寫生足跡遍佈香港各處，南生圍當然也不例外，因此有《南生圍印象》的出現，「南生圍這個地方是香港畫家的『寫生基地』，因為那裡景色美麗，所以吸引了很多畫家到那裡畫畫。」這幅作品的感覺顯然與《雨後鯉魚門》不同，《南生圍印象》色彩鮮艷，綠色的植物襯托着水上白色的木屋，還畫出了水中的倒影，更帶出休閒寫意的感覺。余指，水彩寫生也比其他類型的寫生難畫，「水彩寫生畫錯也改不了，所以下筆前要看準、調色也要調準確，一下筆就很難改。它不同油畫寫生，因為油畫就算畫錯了很多遍，仍可以加上其他色蓋過畫錯的地方，但水彩畫就不可以這樣了，最多也是改一、兩次。」



余錦山作品《雨後鯉魚門》



余錦山作品《南生圍印象》



畫家黃金



黃金作品《黃永玉像》

資料搜集使作品更真實

在余錦山作品的對面，有着一幅人像畫，這是黃金的作品《黃永玉像》，畫中的黃永玉也是一名藝術家，黃金表示，十分喜歡黃永玉的畫作，因此以黃永玉為人像題材，「我很早期的時候已對黃永玉的作品有認識，曾看過他畫的木刻集《阿詩瑪》，因而對他有印象。」在其畫作人像的左上方，更特意畫了一幅黃永玉《阿詩瑪》中的作品，「我年輕時候十分喜歡黃永玉這幅畫，曾經模仿他畫這幅作品。」黃金稱，務求能更真實呈現人物的外貌，在畫人像作品前定必先了解其繪畫對象，「我不會在沒有任何資料下只拿着對方的相就去畫，一定是經過構思、知道對方的資料才下筆畫。」

問到繪畫《黃永玉像》的困難處時，黃金指，構思是在整個過程中最困難的，他必須要仔細觀察人物身體上細微的地方，「例如黃永玉的大拇指是崩了的，因為他長期雕木刻，所以他的指甲崩了一角。」這也是黃金透過資料搜集所得知的，「我看過他很多的履歷和生平，搜集了他很多相片，也買了所有他出的書，看了他全部的資料，從他的表情、動作等各方面揣摩他。」在人像的右上方，黃金特意畫出背光效果，「窗戶的陽光照射到人物右邊的面頰，半邊面有少少光。窗戶外是個荷塘，但我又沒畫荷花，只畫了數片荷葉，暗示窗戶外是個荷塘，因為黃永玉最喜歡畫荷花。」

黑白漫畫風吸睛

是次展覽更邀請了漫畫家參展，其一是鄧達軒，他展出作品《光與暗》和《永遠的偶像》。在芸芸色彩艷麗的畫作中，其黑白線條的漫畫風格顯得相當奪目。其中《光與暗》為鄧達軒的自畫像，「在之前有個展覽需要提交新的作品，我就想畫一幅可以表現人性一面的畫，畫中有光和暗的對比，就像人在社會上都會面對暗和光那一面的人生態度，但由於當時手上沒其他人像照片，於是就拿了自己的照片出來畫自己。」畫作以鋼筆完成，線條交叉重疊成網狀，鄧氏指，這是畫漫畫的技巧，「漫畫會用『打線』去表現層次，這也是漫畫特別的技巧之一，我想表現這種技巧，因此就用『打網』去畫這幅畫。」



漫畫家鄧達軒

繪畫漫畫已十分熟練的他表示，畫漫畫並不難，反而是要判斷作品如何才叫完成，這倒是要靠經驗去判斷了。他更分享了其畫畫的步驟，「我畫畫有分三個步驟，先大約畫重位和五官的位置，重位必須要到位，再加深重位並畫出深至淺的層次效果，最後再仔細畫上細微的位置。」其另一作品《永遠的偶像》，在展覽中相當吸睛，更引來不少入場人士拍照留念。其作品上的「偶像」是小龍，他更表示自小就很喜歡其武學的精神，因此便以他為題畫人像。他更續言道，要畫得像李小龍有一定的難度，「永遠在起稿時是最神似的，因為起稿是用鉛筆畫，鉛筆畫有深淺的效果，所以會覺得畫得很神似，但當變成線條後，就很難做深淺的立體層次，而且李小龍的神態若捉摸不到位，作品可能就没那麼好看。」



鄧達軒作品《光與暗》



鄧達軒作品《永遠的偶像》

蘇笑柏個展現身日本兵庫縣立美術館

25 組抽象畫作將首次曝光

10月12日至11月28日，中國前輩抽象藝術家蘇笑柏將首次在日本西部地區最大規模的藝術機構兵庫縣立美術館，舉辦個展「無時無刻——蘇笑柏展」，據悉，展覽將首次曝光藝術家從未公開展出過的25組抽象畫作。

據主辦方所述，其中近一半作品為蘇氏全新創作，包括藝術家最具代表性以中國傳統材料「大漆」入畫的作品，如《飄逸》(2017)、《拂水——夏》(2018)、《拂水——秋》(2018)、《拂水——冬》(2018)等，其中多件大型作品尺幅高達2米。

眾所周知，蘇笑柏以實驗性技法運用中國傳統媒材「大漆」，再現材料與繪畫之間關係，畫作經由時間累積的層次與肌理，以視覺語彙呈現藝術家構思。於1949年生於中國湖北省武漢市，蘇笑柏1985年進入中央美術學院油畫研修班學習，受到學院派現實主義的訓練，又於1987年獲德國北萊茵州文化藝術獎學金，進入德國國立杜塞道夫藝術學院研究生班及大師班深造，獲得現代主義和當代藝術的思想啟迪。抽象語言的魅力為蘇笑柏提供了許多新的可能性，令藝術家在繪畫中逐漸擺脫具象的因素，走向抽象藝術的領域。蘇笑柏曾說道：「在抽象畫面裡被精心隱藏起來的東西，恰恰正是我要去描述的內容。」

上世紀九十年代的早期油畫作品中，他依然在用具象的「物」闡述符號概念，描述的是一種冥想境界。在此之後，「物質」本身無窮的可能性則成為了藝術家思考、深究與領悟的主體。蘇笑柏說道：「很久以來我已不再去關注畫面上出現的具體形象，我指的是出現某種內容的形象。如果今天非使用『形象』這個詞的話，我對形象和形體是有別樣理解的：比如色彩，比如繪畫中的板塊結構。」

2002年始，蘇笑柏開始關注漆工藝是他藝術生涯的重要轉折。「大漆」是一種擁有上千年悠久歷史的古老材料，尤其以中國福建所產最為著名。經由深入研究大漆材質，蘇笑柏被古代漆器在製作過程中所使用的麻布包裹技術深深吸引，這種特殊的技藝可以使得層層大漆袒露出色彩的原始形態，恰好符合藝術家關注如何挖掘物質本身具有的意象品質，而並非賦予材料人為主觀概念的美學理念。



《拂水——夏》，蘇笑柏，2018年



大未來林舍曾舉辦的蘇笑柏個展。



蘇笑柏指「此時此刻」是創作的唯一狀態。

「無時無刻」展覽（英文名稱：And there's nothing I can do）意在表述蘇笑柏創作的全過程：從思考、醞釀至最後創作。據指，蘇笑柏利用木板及emulsion先進行塑形，接着鋪上多層麻布後，他反覆在同一塊板面上塗刷、覆蓋，使畫面處在不斷運動和擴展中呈現其肌理。大漆的色彩則在不停地漂浮、裂變而產生衝突，稍瞬之後又復以回歸和諧。藝術家坦言他無法預測何時才是一幅畫作完成時那個「恰當的階段」的到來，

因為畫面的所有因素始終在變動重組，而大漆、油彩、emulsion與麻布的物質本身彷彿擁有的生命與活力，在流動和拖曳之間碰撞出巨大的迴響。蘇笑柏道：「我什麼也做不了(There's nothing I can do)，我該做的都做了。實際上無時無刻，也就是每時每刻。而每時每刻，也是我創作唯一的一個狀態。」

據了解，西日本最大規模的美術機構——日本兵庫縣立美術館，建自世界著名建築師安藤忠雄（Tadao Ando），館長龔豐

（Yutaka Mino）長年致力於研究中華磁州窯，與中華文化淵源匪淺。繼2010年於同為安藤忠雄設計的德國蘭根美術館（Langen Foundation）展出，2018年蘇笑柏將再度於安藤忠雄設計的日本兵庫縣立美術館空間中呈現全新系列，「無時無刻——蘇笑柏展」。據悉這次展覽的空間規劃與設計再度邀請安藤後輩建築師豐田啟介（Keisuke Toyoda）參與，繼2014年、2016年與蘇笑柏合作後，於兵庫縣立美術館再造藝術與空間的美學對話。

文：張夢薇